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歧路

BRANCH ROAD

牛劳 / 著

靓丽的女医生，慈祥的老人，神秘的保险箱
若隐若现的黑帮头目，离奇死亡的神秘人物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



歧路

BRANCH ROAD

牛劳 / 著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歧路/牛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1

(独联体社会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1139 - 897 - 7

I. ①歧… II. ①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278 号

歧 路

QI LU

牛 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8.125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897 - 7 / I · 109
定 价: 18.00 元

网 址: 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的话

每当我想起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给凯恩》的诗句，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优美的旋律时，心头就涌起一股俄罗斯情结。

那个美丽的国家，如今怎样了？这是我碰到的亲朋好友经常向我提出的问题。

我长期从事俄语教学、翻译以及前苏联（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我重新踏上了昔日的苏维埃联邦和一些昔日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那里早已今非昔比了。

近年来，国内已出版了各种有关俄罗斯的“漫游”、“考察记”等类型的作品。可见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是相当感兴趣的。

作为一名怀有俄罗斯情结，长期与俄罗斯结缘的学者，我本应写出类似采访手记，即有关俄罗斯国情、社会、民俗等研究的作品，但本书却是从社会犯罪的角度，以小说为载体，折射出今天俄罗斯的社会现象、各类人物，从中满足中国读者想了解这个国家近况的愿望，也是在试图回答“俄罗斯如今怎样了”的问题。

书中没有系统的理论叙述，没有深奥的逻辑推理，也没有结论，只是我根据自己在俄罗斯的所闻、所见，以及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媒体收集到的大量的真人真事的素材写成。希望读者通过书中各种人和事的描述，了解今天的俄罗斯。

本人文学功底浅薄，作品的水平有限，但愿意将此拙作奉献给读者。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5)
第三章	(152)
第四章.....	(210)

第一章

1

州立医院外科医生阿拉，连着上了一天一夜的班，她不想马上回家，想在医生办公室多坐一会儿。这一天一夜里，只有和纳达萨交替睡了一小会儿。

一天一夜，她只睡了4个小时，累得做手术时都站不住了。她想，回到家，站在淋浴喷头下，洗个热水澡，上床睡觉有多好呀，她喝了一口茶，看了看表，已快到晚上19时了。

这时办公室里只有三个人。阿拉自己、她的好友纳达莎医生。还有一位是外科的男护士沃洛佳。他在科里5年了。人们都叫他的小名沃瓦。

“什么东西能管住表呢？”阿拉皱着眉头，像是在问自己。

“现在的表，有电池就走！”其实，阿拉的问题，不需要人回答。但是，沃洛佳为了打破沉闷，就随便答了一句。

阿拉喝完一杯茶，说道：“噢，该走了！”

纳达莎在沙发上动了动，说道：

“阿拉，你不再待会儿啦？”

“不待了，”阿拉说道，“还是回自己的窝最好。”

“快写你的病历吧！”纳达莎说道，“写完，咱俩一起走！对啦，你明天又休息不了啦，还得替潘柯夫医生值班。”

“是啊，明天星期六了，人家带老婆孩子去看丈母娘，我还得来。”阿拉想起了明天替班的事。

“谁让你管那么多事！”

纳达莎等阿拉写完病历，俩人离开办公室，穿过门诊部，走出了医院。天黑，又刮风，浑身感到不舒服。纳达莎缩起了脖子。

两人吻别后，阿拉向停车场走去。纳达莎在大门口等着她把车开过来，再拥抱告别。三年前就在医院的停车场，她们科主任的车被人抢过。从那时起，院里的员工都为自己的车担心。

现在停车场里有三辆车：阿拉的日古力，男护士的扎波洛日，还有一辆是妇科大夫兹维里柴夫的豪华奥迪。据说是他富有的未婚妻送的。幸运的人处处走运，既有了漂亮的未婚妻，又获得了豪华汽车。他的未婚妻怀了孕，妇科大夫偷偷给她做了人流手术。未婚妻的父亲是州卫生局局长，偷偷做这种手术，也躲过了法律制裁。人家就是运气好。而她阿拉这个外科大夫，遇上的都是重病号和车祸受伤者。

阿拉打开车门，坐进去。她盼望打到第五下，车就

能发动起来。她车上的电瓶早该换了，只有更换新的，才能休假时开着去南方。她要比纳达莎跑得更远点儿去休假。她喘了口气，开始转动钥匙，心中默默祷告上帝，别给我找麻烦。没想到，一下就打着了火。

车子驶出停车场，在大门口，纳达莎把身子钻进车里，与她拥抱告别。阿拉把车驶出医院大门，心中盘算，该走哪条路，她工作的医院位于市郊，这里虽有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但车少得可怜，最快也得等 10 ~ 15 分钟才来一辆车，而且上车犹如冲锋陷阵。“小公共”往来很多，但票价较贵。阿拉庆幸自己还有一辆破车，免得挨挤。医院离市中心有 7.8 公里，路况糟糕透顶，多少年了，也不修。纳达莎称它为驴道，只能让驴车行走。汽车跑这路，只能受颠簸之苦，即便是越野车也受不了。有一条路是近路，但这条路上没有很好的照明，几盏昏暗的路灯也是隔老远才有一个，所以很少有人敢走。

阿拉心想，这条照明差的是一条近道，可以早点到家。走这条路，路面较平，而且离城近，干吗不抄近路呢？再说，我的车也少受折腾。

在岔路口她刹住车，心想该走哪条路。走近路是上算的。三天前下过一场雨，前面路上有一片水洼，越过它还得绕着走。阿拉仍然往前开，往右打，贴着水边，开着大灯，小心翼翼地绕过了这片水洼，却驶进了一片林子。虽然天气闷热，却觉得身上凉飕飕的。

天要下雨了，她打开车窗，准备穿过这片树林。刚

驶进树林，在大灯的照耀下，发现前面有一个黑糊糊的物体横在路上，挡住了她。阿拉在想，这是人还是一包什么东西？她只得刹住车，可还是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她只好下车去看。

原来是一个人。他趴在路上，两腿叉开，一只胳膊压在肋骨下面，另一只伸向一边。阿拉看着，感到很不舒服。不过也难怪，离此不远有个垃圾场，那里住着几个流浪汉。阿拉想，绕过去，还是倒回去。最后她决定下车把他拖到一边，继续开走。她喘了口气，她一点也没有感到害怕。首先，她天生不是胆小的人。第二，她身上没有什么财物，即使遇到歹徒，从她身上也捞不到什么。如果歹徒打她汽车的主意，那就开走吧。点火器不好使，发动机冒烟儿，后桥晃动得很厉害，要是歹徒抢走这辆破车使她不受伤害，那倒也省心了。

当阿拉走近这个人时，又突然感到恐惧，想返回车里。平时知道的有关色狼袭击单身女子情况，使她有点紧张。但在好奇心驱使下，她还是走上前一看，但是立即跑开了。她看清楚了，这不是流浪汉，这人身穿高档西服，手腕上戴着金表，手指上还有一颗硕大的钻石戒指，在车灯的照耀下，闪着亮光。

阿拉又返回身，仔细打量，看有没有汽车驶过。衣着讲究，手戴钻戒的公民，夜间是不会来到树林里闲逛的。她弯腰摸摸脉搏，脉搏还勉强跳动。她闻不到酒味，不像是酒鬼。他没有喝酒，也不是流浪汉。她闻到一股熟悉的味儿，引起她一种模糊的感觉。

“你很走运！”阿拉跪在地上说道。她开始触摸他，相信这人没有骨折，轻轻把他翻过身。他在呻吟，眼皮微微动了一下，一股血腥味儿直冲她来。

这个人没有死。可能是车祸的受难者。肯定是让一个愣头儿青司机撞倒，躺在这里等死。在这附近除了她工作的州立医院，没有任何其他医疗单位。

她应该回医院急诊科报告。但这人亟待诊治，不能等待，现在的时间不能按分，而是按秒计算了。

阿拉把车开近他，打开后门。想起她外婆在战争期间是部队卫生员，在外婆讲故事时说，她一个18岁的姑娘，就能把负伤的壮小伙子从战场上背下来。还有，近年来她和几个朋友结伴去中国，在北京雅宝路市场倒运服装、鞋帽，一个重50公斤的编织袋都能扛得起，并且连续扛好几个编织袋，托运回本市后，自己再从车站扛到卡车上，最后，运到集市上去出售。利用在医院加班和休假积存的假，跑一趟中国贩货，这不仅需要会理财经营，还得有体力。每次跑中国，为了挣钱，总是吃大苦、卖大力气。想到这里，她自信能把这个人搬进车里。幸运的是，这个人块头不大，个子也不比她高，清瘦多筋的。她用力一夹，就夹起来，放到后座上。时间就是生命。这个人趴在后座上，她没有让他躺好。心想，既然你能在路上趴着，那就这么趴着好了。阿拉赶紧关好门，发动汽车，倒回一点，掉头，飞速开往医院。刚才掉头时，前面保险杠擦到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不熄火就好。救治伤员要紧。然后再心疼自己

的车吧。再说，这车也不值得心疼，把伤员送到医院是最重要的。

医院里门诊部门口亮着灯。男护士沃洛佳坐在那里，看着漆黑的天空抽烟，阿拉在他面前猛然刹住车。

“怎么，鬼催你啦？”他叹了口气。

“喂，小伙子，”阿拉感到高兴，“我在路上捡到一个人，可能是被车撞了，快把他弄去治疗！”

“我还以为你捡到什么宝贝了。”男护士抱怨道，把烟扔了。马上就表现出男护士的优越性，平时的懒散劲儿不见了，麻利地一把将伤员背起，上楼了。

阿拉把车停在停车场，跑着上了楼。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桌上台灯亮着。打开大灯才发现，她身上已染了血迹。

“这下可倒霉了。”说着，抓起白大褂，飞奔到治疗室。进屋一看，纳达莎正在为病人清洗，男护士拎着病人换下来的衣服往外走。

“这不像车祸。”纳达莎抱怨地说道，“你是在哪儿捡到他的？”

“在林子里。他就趴在那条路上。”

“前胸有很多弹孔，出血很多。我看……”

“头上呢？”阿拉走近病人。

“瞧，他的血都快流完了。他早该死啦，还真能挺。”

“你看，他还活着，快给他输血。”纳达莎说完，走出去对男护士说：

“沃洛佳，快去血库取血，O型，我已签好单子了。”

阿拉穿好白大褂，迅速走进治疗室。纳达莎和沃洛佳已为她做好了手术准备，就等她了。

“沃洛佳，你做我的助手，马上手术。”

阿拉仔细查看了病人前胸的伤口，说道：

“沃洛佳，立即打麻药！”

手术开始了。

过了半小时，6个弹头全部取出。

病人的麻药未过，仍在昏迷。

“沃洛佳，你注意他的变化，有情况马上找我。今晚我和纳达莎都不走。”

“好，你快去休息吧！”沃洛佳说了一声。

“纳达莎，你怎么还没有回家？”阿拉从治疗室出来问纳达莎。

“谢尔盖到现在还没有来接我，不知道到哪儿去啦！”

“真是上帝保佑，我一到门诊部门口，就看见沃洛佳。更走运的是你的谢尔盖没有来接你走。要是没有你俩，我得把这人送急诊。”

“谢尔盖这小子肯定是泡上新结识的小妞儿了……”

“怎么，谢尔盖还不满意？”

“满意，可他太花，不专一。”

“你知足吧！瞧我那位，他倒是我的合法丈夫，我们可是登了记的，现在不也住到一个寡妇家，已半个月

没有回来了。从上一次我去了中国就不在家了。我回来都半个月了，也不回来看我……唉，男人啊！”

“阿拉，你去中国跑生意，就没有看上一个？”

“唉，这些人都是商人，只能挣钱。我每次到北京，就几个人，当然也有男人，一起包一间房，还得放货，晚上几个人挤在地板上睡觉。”

“和男人挤在一起？那男人老实吗？”

“不老实又能怎样？不过逢场作戏罢了。”

“出国作生意也不错，不寂寞，很好。”

“别瞎扯了，你看，他能活下来吗？”

“等输完血，再处理一下伤口，我看问题不大，纳达莎，你走不了啦，就陪我吧。”

“只能这样了，肚子饿得够呛，咱们喝茶吧。”

“你一说，我也觉得有点饿。”

“沃洛佳……”纳达莎想喊男护士，让他灌水，开电壶。

“别喊他，他正给伤员输血，我自己来吧。”阿拉说完，站起来用电水壶接水。

纳达莎从主任的专用柜中拿出香肠、面包等食品。这是科主任夫人昨天给丈夫的晚餐。主任没吃，一下班就匆匆回家了。

“阿拉，上帝保佑！瞧，主任这里什么都有，茶水开了，沏上茶，就是一顿晚餐。”

“正好，明天我替他值班。他的东西该咱俩享用了。”阿拉感到高兴。

“那沃洛佳呢？”

“沃洛佳从来饿不着，他知道今晚是夜班，准备了夜宵。”

水开了。阿拉沏上茶，纳达莎摆上吃食。两人开始吃夜宵。

“我看这个人能活，”纳达莎一看表，已快24点了。“我的眼光很灵，我看他是一个强男人。六颗子弹可不是花生米，就啤酒的……再看他的衣服……我看，他的枪伤不是在这条路上挨来的。可能是在林子里，受伤后，自己爬到路上来的。你想想看？”

“是啊，生命的渴望。”阿拉叹了口气。

“你再不能为抄近路而穿林子了，你看，咱们周围尽出什么事！倒霉的是在不吉利的地方，不祥的时间，有人打了他6枪。可他还是走运的。有你这么个漂亮女医生救了他。”

“纳达莎，咱俩今天不回家了？”

“现在能回得了家吗？”

“吃了点东西就犯困，咱去看看伤员，看沃洛佳去。没有什么问题，咱俩就睡觉。”

“对，你睡检查床，我睡沙发。”

2

翌日，阿拉起来了，看见纳达莎蜷缩在沙发上酣

睡。她没有叫她，进浴室匆匆梳洗后就去看伤员。他仍昏迷不醒，脉搏、血压都还正常。沃洛佳早不在治疗室了。

今天已是星期六了。她答应主任今明两天替他值班。她还不能回家。要到星期一早晨交完班，开完科里的周例会，才能回家休息。

返回办公室，把纳达莎叫醒。

“纳达莎，起来回家去吧！”

“对，我是该回去，找谢尔盖养眼！”纳达莎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拿起包，就往外走。

“你见到谢尔盖，别发脾气！要不他就会和你拜拜的。”阿拉嘱咐自己的女友。

“谢谢你，阿拉。他没事吧？”

“现在还未醒。我看没事。你走吧。”

上午8点半。叶莲娜·巴甫洛莲娜大夫头一个来到办公室。她进办公室前已在病房巡视了一遍。

叶莲娜大夫是外科教授。她是一位有名的资深外科大夫，州里的第一把刀。

“阿拉，那个新病人的手术是你做的？”教授微笑道。“好样的！”

“叶莲娜·巴甫洛莲娜，您看，他能活吗？”

“怎么不能呢？如果他没有马上死掉，经你给他做手术。活下去没有问题。”叶莲娜答道，“走，去看看他。”

阿拉走在走廊里，教授突然叫她：

“阿拉……”

“啊？”她回头看看。见教授跟着她过来了。

“告诉我，你好像有点儿什么事？”

“唉，老师”叶莲娜是阿拉在医院学院的老师。“我是属猪的。一生总是有麻烦事儿。”

“是嘛，你要好自为之，去吧！”教授说完，返身往办公室去了。

“阿拉·瓦西里耶莲娜，”护士阿霞走过来。他们经常在一起值夜班。“沃洛佳早晨交班时，交给我病人的手表和钻戒。现在放在我的抽屉里，这是很贵的东西，可别弄丢了……”

“阿霞，星期一你交给主任吧。有什么证件吗？”

“没有，沃洛佳说，什么证件也没有……你还是把钻戒和手表收起来吧……”

“先放在你那儿吧，病人眼下用不着……”

阿拉走进病房。她看见了自己所救的人。

这人50岁左右。宽鼻，薄唇，脸上没有什么特征。现在脸色苍白，眼下发青。

阿拉按常规检查了一遍，感到满意。他昨晚的确已是到了鬼门关走了一圈了。现在基本已脱离了危险。但要完全恢复，还需几天。

这头一天替班也没有什么大事。

到了第二天，是星期日。大部分病人在大夫查房后，就悄悄地不见了。直到晚饭前才回来，有的回来得更晚。所以病房里很清静，走廊里更是没有人走动。女

护士坐在值班台前打盹。阿拉不时地去病房，看看被自己救的伤员。

谁知星期一早晨出事了。阿拉的外科主任正值年富力强，因当了科主任，平时很少门诊，几乎不做什么手术，与院长、院部直至市州卫生局的关系都搞得很好。他虽然是大夫出身，但官气十足，动不动就教训人。不少年轻医护人员与其说怕他，倒不如说对他敬而远之。想方设法不和他直接接触。而他自己则以为当了主任，就医术也高超了。对一些手术方案提不出什么指示和建议，却利用研究手术方案和总结经验的会上讲一通空洞而泛泛的所谓指示，借机批评一下某某人。科里一个年轻大夫写了一篇论文，征求他的意见。他利用这个机会，提上了几条，就成了该论文的合作者，发表时还署上了他的名。他老婆在州政府工作。就这事每周他至少得提两三次，生怕别人不知道。

纳达莎认为主任爱上了她，对他说话就不客气，有时还讽刺挖苦他，他也不在意，反而向她献殷勤。但主任对阿拉却是另一种态度。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总纠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似乎对她有意思。主任老说，阿拉是个好医生，挑不出什么毛病。

过了一段时间，主任老是说要找阿拉谈心。但她总感到害怕。她每次都是用个字来回答他，不！免得不好意思，又违心地和他在一起，弄得下不来台。

星期一阿拉本打算在主任来之前就离开。平时主任都是9点才来，这时正好她交完班，马上就可以走。但